

现代戏曲

小白鞋说媒

编剧 徐德先 苗青

河南省戏曲工作室

PDG

1236.61

现代戏曲

小白鞋说媒

编剧 徐德先 苗青

河南省戏曲工作室

1981·10

时 间 七十年代末。

地 点 豫东农村。

人 物

吴有福 男，五十三岁，桃花营社员。

吴二宝 男，二十六岁，吴有福的儿子。

银 屏 女，十三、四岁，吴有福之女。

张大山 男，五十岁，桃花营生产队长，共产党员。

二 婶 女，五十岁，吴有福近邻。

老庆爷 男，七十岁，桃花营社员。

小 豹 男，二十七、八岁，桃花营社员，外号
“报话机”。

四 喜 男，二十四岁，桃花营社员。

刘翠花 女，四十八岁，金银阁社员，外号“小白
鞋”。

凤 娟 女，二十五岁，刘翠花之女。

马 英 女，三十多岁，某公社民政助理员。

男女青年 若干。

媒 人 若干。

第一场 喜 讯 不 喜

时 间 初春。

地 点 桃花营村头田野。

〔布景：远望黄河大堤蜿蜒延伸，堤上桃红柳绿；

堤洼麦苗青青。台左有一小桥可通村庄，台右接连田野，台中有古槐一株，嫩芽初露。树下有石条，供人歇息。

〔幕启：在欢快的乐曲声中，男女社员喜气洋洋，左来右往。〕

〔老庆爷挑猪娃，男青年甲牵牛分上。〕

男 甲 爷爷！看，我买的这头牛咋样？

老庆爷 （放下挑子端详一番）啥价？

男 甲 （比手势）这个整，这个零！

老庆爷 中！有眼力！回去先给它饮点麸子水，我到集上把这窝猪娃卖了，顺便再买点小件农具来。（欲下）

男 甲 哎哎，爷爷！别忘了再捎个喷雾器，咱包的那三十棵桃树生虫了。

老庆爷 嘿嘿，忘不了！

〔二人分下。〕

〔张大山上。〕

张大山 （望着喜气洋洋的社员，情不自禁地）好呵，实在的好呵！

（唱）新政策带来了新变化，

男女老少乐哈哈。

当队长再不愁天天喊得喉咙哑，

催人催工磨破牙。

至如今群情振奋干劲大，

一人干活能顶仨。

倘若是三年前把这“新令”下，

桃花营早已是旱逢春雨，枯木发芽，穷则变

富，锦上添花！

〔幕后鞭声炸响，男青年乙赶马车上。

张大山 铁蛋，跟谁搁的悋？

男 乙 跟俺喜荣嫂子！

张大山 中！有你这个小把式，保准翻不了车！

男 乙 队长，往后干活再不让你掂着个锄头敲烂钟了！

张大山 是么！这叫做包产到了户，家家有干部，地里有了活，拴也拴不住喽！哈哈！……

男 乙 驾！（得意地甩个响鞭，赶马车下）

〔银屏跑上。

银 屏 （喊）大山叔！——

张大山 银屏，你爹今个儿干啥活哩？

银 屏 咳！还不是在家盖瓦屋！

（唱）这几天俺爹他心无二用，
为盖房忙得他手脚不停。
急盼望俺二宝哥早把亲定，
想儿媳想得发了疯。
我劝他下地来劳动，
他吹胡子瞪眼怒冲冲。
骂我年小不懂事，
再敢多言把嘴拧！

张大山 哈哈！你爹真成了个儿媳妇迷啦！银屏，走，咱先去干活，抽空我再给他谈谈！

〔二人欲下，见四喜无精打彩，拉着个铁锨走上。

张大山 哟！四喜，又有心思了不是？

四 喜 大山叔，你不想想，咱桃花营已经是叫花子吹响

器——穷鸣（名）在外，全村的十几个光棍连个对象都找不上，唉——你说说，这还有啥干头哩！

张大山 唔！……

银屏 噢，原来四喜哥是在想媳妇哩！嘻嘻！

四喜 去你的！您二宝哥还不是跟我一样，庙前的旗杆——光棍一条！

银屏 呸呸！真不害臊！俺二宝哥啥时候也不象你那样，整天光棍光棍的挂在嘴上！（学四喜）“哎，谁能给咱说个媳妇不？不挑不拣，瞎子瘸子都中！”

四喜 死妮子，出我的洋相，看我不拧烂你的嘴！（追打银屏，被张大山拦住）

张大山 四喜，来，坐下，听你大叔我说几句。

（唱）桃花营光棍汉确实不少，

一提起这件事我心似火烧。

十年前咱这里初展新貌，

平地里卷过来一场狂飚。

生产不能搞，

整日闹嘈嘈，

今天割“尾巴”，

明天把“根”刨，

折腾的穷上加穷糟上加糟！

“四人帮”被粉碎人人欢笑，

桃花营破天荒不吃统销。

自如今党中央看透咱心窝，

颁布了新政策，走上致富路一条！

再看看咱村青年吴二宝，

新形势鼓舞他热情更高。
创家业带头培育千斤稻，
勤学习苦钻研嫁接水蜜桃。
我劝你学二宝且莫自弃自暴，
须看到美好的前景把手招。
只要咱齐心栽好梧桐树，
我的大侄子呀，
何愁不唱“凤还巢”！

〔小豹满头大汗，口喘粗气，边喊边跑上；在田间劳动的社员也闻声赶来。〕

小豹 大山叔！报告您个好，好消息，好消息！

张大山 啥事，看把你给鬼哩？

四喜 报话机，又有啥重要新闻啦？

小豹 别，别慌，有水没有？先叫我喝口水！

〔银屏从桶里舀了一碗水递与小豹，小豹接过一饮而尽。〕

众 啥好消息？快说呀？

小豹 那好，您听着！

（唱）供销社我去买化肥，

过了河滩上大堤。

桃行里站着人两个，

热热合合把话提。

！又是说，又是比，

要多亲密有多亲密！

众 （哗然）嘻嘻！——这算啥好消息！

小豹 哎哎，往下听，往下听！

（接唱）我仔细看——
这边本是吴二宝，
在那边，站一个
又不胖，又不瘦，
又不高，又不低，
不胖、不瘦、不高、不低
花不溜丢的大闺女！

众 （欢喜地）一准是谈恋爱哩！

张大山 嘿！想不到二宝这孩子还有这一手哩

四 喜 报话机，你说这事是真理？

小 豹 啥话，権您我是这个！（比小拇指）

〔众欢腾雀跃，银屏跑下。〕

四 喜 好呵，这些年来大闺女找咱桃花营的小伙子谈恋爱
这还是头一回哩！

张大山 叫我看呀，这才是个开头！

四 喜 开头？

张大山 可不是么！粉碎“四人帮”，咱村大变样！用不
两年准叫那些大闺女争着往咱这里嫁，对不，四
喜？

四 喜 嘻嘻，对！对！

张大山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你呀，以后也得抖起精神，动
动脑子，想法儿钻研点绝招。你看人家二宝，又搞
良种培育，又搞挑树嫁接，象这样的小伙子还愁找
不上个好对象！

四 喜 别管啦，我一定向二宝哥学习！

小 豹 （发现二宝）大山叔，你看二宝回来了！（向内

喊)二宝兄弟!——

〔吴二宝手拿一束桃花大步走上,被众人围了起来。

四 喜 二宝哥,快说谈恋爱是啥滋味儿?

男 甲 你摸人家的手了没有?

吴二宝 (莫明其妙)这是从哪儿说起呀?

小 豹 二宝兄弟,别保密了,快介绍介绍经验吧!

四 喜 对,对!介绍!介绍!

吴二宝 这到底是咋回事呀?

小 豹 咋,还不认帐?我侦察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在公社北边的大堤上,桃行里,你和那个姑娘谈得可热火啦!

吴二宝 (忽然明白地)呀!豹哥你闹错了!

〔银屏领吴有福从人群中挤出,他满脸带笑,依次热情地让众人吸烟,由于极度兴奋,竟将烟误递给二宝,引得哄场大笑。

吴二宝 (哭笑不得)爹,——

吴有福 (见是二宝,更加激动地)二宝,我的好乖乖哩!

(唱)这真是喜讯临门天睁眼,

摘掉了吴有福心里一块砖。

盼儿媳盼的我肝肠断,

吃油不香吃糖不甜。

想不到你小子早有主见,

找了一个女天仙!

(神经似地)哈哈!哈哈!……俺二宝可不打光棍啦!哈哈!……

银 屏 真是个儿媳妇迷！

张大山 二宝，当着恁爹的面，就把这事给大伙说说吧！

吴二宝 大山叔，爹，您别听豹哥瞎说，根本就没这事！

吴有福 （心头一震）啥，没这事？

吴二宝 爹！

（唱）咱种的水蜜桃受人称赞，
齐夸它个大肉肥味道鲜。
去公社参加会交流经验，
老书记他叫我登台发言。
我把咱选苗、嫁接、剪枝、
传粉讲说一遍，
惊动了金银阁的赵凤娟。
散会后她约我具体指点，
因此上俺二人同进桃园。
为工作同志间正常会面，
这与那男女情毫不相干！

吴有福 二宝乖乖，你真的不是在谈恋爱？

吴二宝 （指手中的桃花大声地）我是在向她介绍异花授粉的经验！

吴有福 （对小豹）小豹呀小豹！……你……唉！闹了半天是他娘的狗咬尿泡——空喜一场！

〔吴有福沮丧地蹲在一旁，众各自带出不同的表情。

——幕 落

第二场 再传佳音

〔前场数日后。

〔二幕前。

〔刘翠花上。

刘翠花 （唱）小喜鹊不住得叫喳喳，
金银阁来了我刘翠花。
遭不幸短命的丈夫把世下，
撇下俺孤女寡母度生涯。
我有心择郎招婿另改嫁，
怕的是想干什么不能干什么！
无奈何自叹薄命屈身守寡，
逢早晚——
俺偷偷地钓个“小蚂虾”！
虽这样也少不了把坷垃来打，
日晒风吹满脸沙。
多亏了“山猫嘴”给我出主意。
他教我说媒把钱抓。
锄不扛，锄不拿，
吃的香来喝的辣，
腰里不缺零钱花，
全凭着三寸巧舌一张嘴，
小日子过得真得法。
俺二十七学会这个买卖，

今年已经四十八，——

(夹白) 哼哼! 谁不知道我小白鞋!

干这个俺可算个老行家!

谁料想如今政策又变化,

土地包干分到家。

死妮子硬拉我去把地下,

没进地边就觉得腰酸腿麻。

昨日里“山猫嘴”给我捎话,

桃花营的吴有福是个肉疙瘩。

为儿子娶媳妇肯掏大价,

又该我小白鞋红运来发。

清早起我假说有了病,

凤娟她卫生室里给我把药拿。

她前脚出门把药取,

我后脚偷偷离开家。

去吴家打个花胡哨,

先弄几个零钱花!

〔凤娟追上。

凤 娟 娘，娘! 你不是说有病吗?

刘翠花 嘻嘻! 要说有病呀也有点儿，出去散散心就好了!

凤 娟 娘! 你别再出去给人家说媒拉纤了!

刘翠花 咋着? 娘说媒拉纤也是为人民服务么!

凤 娟 娘!

(唱) 娘呀娘你不能再去瞎捣鼓。

让人家捣咱的脊梁骨。

你骗罢了张三骗李四。

樵罢老周诨老吴。
只因你坑骗人家王新富，
刚刚写罢悔过书。
似这样丢人现眼脸不顾，
我的娘呀娘，
叫凤娟如何把门出？

刘翠花 （唱）死妮子张口就知揭短处，
哪壶不开你掂哪壶。
俗话说人是都得犯错误，
常站河边哪能不失足？
为娘我有时虽然吃点苦，
还不是为你添幸福！

凤 娟 娘，如今咱包了四亩地，我又和小燕、二菊包了二百棵桃树，这些收入足够咱娘俩吃的用的！……

刘翠花 嘿嘿，指望你那点收入，还不够老娘吸烟的钱哩！
凤娟呀，你没想想，自您爹死后，我一个妇道人家靠啥拉扯你这么大哩，还不是靠娘这一张嘴！

凤 娟 娘，我求求你，你别再——

刘翠花 咋？你还想管我？当初你爹在世的时候问他敢管我不敢？

凤 娟 娘，你说的这是啥话？

刘翠花 啥话？哼！大——实——话！（扭着腰肢下）

凤 娟 唉！

（唱）为劝她能把嘴磨破，
愁的我日夜睡不着。
我千说万劝扭不过，

摊这样的糊涂娘——

我该如何？！（叹气下场）

〔二幕启。吴有福的院子里。三间新瓦房，钢筋玻璃窗；台左高门楼，两侧连围墙；屋后垂青柳，院中桃花放。

〔吴有福苦丧着脸坐在小凳子上吸旱烟，时而发出哀叹之声。

吴有福（唱）我是白天愁来夜里也愁，

愁的我五十三岁白了头。

俺二宝今年已经二十六，

终身大事还没定轴。

儿打光棍爹难受，

心里惭愧脸上羞。

眼前说亲真讲究，

难的就象夺荆州。

先看家底厚不厚，

有没有瓦屋院墙大门楼。

“三转一响”都得有，

亲朋里可有那脸朝外的人物头！

光彩礼要起来没个够，

那媒人还要肉里把筋抽。

为了俺二宝的婚姻事，

我省吃俭用十几秋。

一月省上粮一斗，

一年四季不吃油。

只要二宝成亲有了后，

我情愿赔上这把老骨头！

〔二婶捧一双新鞋上。

二 婶 有福哥，你看，我又给二宝做双鞋，待会儿孩子回来，穿上看合脚不合脚？

吴有福 （十分感激地）他二婶，这叫我啥好呢？自从二宝他娘去世以后，十多年来，你一直象他亲娘一样的看待孩子，这该如何报答您呀！

二 婶 有福哥！

（唱）有福哥再莫这样讲，
给孩子做双鞋理所应当。
常言说是亲三分向，
好邻居又何必说短道长。
等二宝娶上一个好对象，
到老来，
我叫他给我煎药熬汤。

吴有福 唉！可是啥时候能给孩子娶上媳妇呵！

二 婶 有福哥，不用发愁，就凭咱二宝那人品，那本事，还愁姑娘不找上门来！

吴有福 唉！难那！难那！

〔银屏噘着嘴扛件破棉袄上。随后赌气地把袄一扔。

银 屏 爹，该给我扯件单衣裳了吧？

吴有福 妮儿，咱刚盖了屋，钱都花光了，等有了钱再扯吧？

银 屏 前几天不是才磅了一头大猪吗？

吴有福 那……那钱还得留着给您哥说媳妇哩！这叫专款专

用！

银屏 哼！说媳妇！说媳妇！为了给俺哥说媳妇，一天只叫吃两顿饭，连件衣裳也不给扯！（说着哭起鼻子来）哼，呜呜……

吴有福 死妮子，再胡扯，看我不打死你！（脱鞋欲打银屏）

银屏 （赌气地）打？情打啦！给你打去！给你打去！
（说着坐到地上大哭起来）

吴有福 你……你……唉！（手软地坐在凳子上）

二 婶 （从地上拉起银屏）好闺女，别哭，别哭！您爹就你这一个娇闺女能舍得打你吗？等明天二婶给你扯件花哩，保管叫俺银屏满意！（扶银屏进屋）

〔小豹推自行车急上，二婶从屋内复出。〕

小 豹 大叔，大叔！有人给二宝兄弟提媒来了！

吴有福 （见是小豹，烦上加烦）去去去！我没工夫听你瞎扯！

小 豹 咋？你不相信，我走了！（欲下）

二 婶 小豹呀，您大叔心里烦躁，你快说，是谁给二宝提媒来了？

小 豹 就是金银阁的刘翠花，外号叫“小白鞋”的那个娘们儿！

吴有福 （若有所思地）呵，小白鞋？

小 豹 在媒人行里她可是电灯照到墙旮沓里——明（名）角！

吴有福 （假近小豹）豹儿，你是听谁说的？

小 豹 （故意地）去去去！我没那工夫给你瞎扯！

二 婶 哎呀，小豹，你别再给您大叔开玩笑啦！

吴有福 对，快说吧，快说吧！

小 豹 那好，您听着！（故作姿态，干咳两声，然后象说评书似的）今个儿上午，吃过早饭，我骑上车子往二姨家去送棉籽，刚刚走到东南响河大桥以上，只见迎面来了一个妇女，大约四十七、八的年纪，头上别的是曲纹亮卡，脑后挽一个珍珠倒卷帘，三折三扣的发髻。上穿黑色平绒夹袄，下穿银灰色罩裤，脚上穿一双白力士牌的小球鞋……

二 婶 别絮道啦，快往下说！快往下说！

小 豹 （喘了口气）哼！这时她和我打了个照面之后，随即问道：（学刘翠花之声调）“喂！同志，去桃花营是走这条路吗？”我说：“不错，正是走这条路。你去桃花营有啥事？”“我是金银阁的刘翠花，想给那村的吴二宝提个媒！”我一听，二话没回，嗖！——将车子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回来给大叔报信来了！刘翠花随后就到！

吴有福 （喜出望外）好！好！大侄子真会办事！

二 婶 有福哥，媒人就要到了，咱得赶快准备准备呀！

吴有福 （手足无措）这……这……

二 婶 小豹，你快请您大山叔到这儿来！

吴有福 对，对，豹儿，快去！快去！

小 豹 好咧！（跑下）

吴有福 （向银屏）银屏，银屏！（银屏慢吞吞地从屋内